

# 呗了，呗了

文/孙中平

俗话说：“百里不同风，十里不同俗。”方言亦然。

众所周知，我国幅员辽阔，人口众多，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方言，即只有本地人才能听得懂的“老土话”。我们菏泽自然也不例外。在我们众多的方言中，我觉得“呗了”这个词大概是最具地域特色的了。

最初听到这个词儿，是我考上县城一中的那一年。记得刚开学，有一次，我吃完晚饭独自一人在校园里溜达，迎面同桌小王手拿饭盒，一摇一晃地走了过来。“你吃饭了吗？”我急忙上前一步，大声问。“呗了，呗了。”他冲我笑了笑，头也不回地径直向学校食堂方向跑去。“什么‘呗了’？啥意思？吃了还是没吃？”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一头雾水，但从他那行色匆匆的样子来看，他肯定是没有吃饭。顿时，我恍然大悟。

过了没几天，午饭后，我从宿舍楼前的一排自来水管处经过，一眼就看见同桌小王低着头在水池边洗头。“洗完了吗，你？”我走上前去，轻轻地拍了他一下。“呗了，呗了。”他抬起头来，伸出一个手指指了指旁边的洗头膏，说，“帮我一下忙。”他话音刚落，我毫不犹豫地一手拿起洗头膏用力地挤在他湿漉漉的头发上。

“啊？！”他立刻发出一声惨叫，差一点儿就跳了起来，“你咋帮倒忙呢，我不是给你说‘呗了，呗了’吗？”

“是啊，你不是说‘呗了’吗？”我委屈地望着他。“‘呗了’就是‘呗了’，我说‘呗了’，你为什么就不‘呗了’呢？”看着他着急上火的样子，我越来越“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”了。

“你看你俩急的那熊样，跟猴子似的。”这时，班长不知从哪个地方冒了出来，“什么‘呗了’就是‘呗了’，我告诉你吧，‘呗了’不是‘呗了’。”他故意顿了顿，又说：“记住了，‘呗了’就‘完了’，‘完了’就是‘呗了’。”听了班长的话，我心头的疙瘩总算是解开了，但心里还是有点不服气，想：“‘完了’就是‘完了’，怎么会是‘呗了’呢？”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同桌小王在我面前张口“呗了”，闭口“呗了”。我还是这也“完了”，那也“完了”。但我们再也没有因此误会过。慢慢地，“呗了呗了”听起来不再那么刺耳耳朵了，甚至还有点儿悦耳动听了。

后来，我考上了一所本地的大学，校园里，宿舍里，“呗了呗了”仍不绝于耳，渐渐地竟成了我们宿舍的“普通话”。大学毕业后，偶然地，我留在了一所远离家乡的乡村中学教书。没想到这儿竟是“呗了，呗了”的发源地。吃呗了，睡呗了，上课呗了，下课呗了……一切都“呗了”。

没办法，入乡随俗，我也“呗了”。

非常清楚地记得，我刚上班没多久时间。有一次，我回老家去，与老父亲聊天。老父亲关心地问这问那，吃的怎么样，喝的怎么样，住的怎么样，我都一一如实做了回答。接着，老父亲又问起我前段时间处的那个对象怎么样了。“呗了呗了。”我脱口而出。“呗了，好啊！”老父亲眼睛一亮，“啥时候结婚呀？”这时，我低下了头，猛然间意识到我错了。从来没有离开过一亩八分地的老父亲又怎么能知道“呗了”为何物呢？“‘呗了’，就是‘完了’，吹了。”我急忙给老父亲解释。“‘呗了’就‘完了’吧。”老父亲还是一脸的困惑，就像我当年第一次听到这两个字时一样。“一切随缘就好。”父亲叹了口气，又安慰我说。

如今，我生活在“呗了呗了”圈子里，妻子呗了，女儿也呗了。虽然我有时也“完了”，但更多的是“呗了呗了”地说着。“呗了”一词成了我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方言词汇之一。在这里，我衷心地祝愿家乡的父老乡亲们：吃可以“呗了”，喝可以“呗了”，睡可以“呗了”，生活永远不“呗了”！

呗了，呗了。

## 月是故乡明，话是家乡亲

文/鄧鴻

腮帮的、褂扎的、过明儿……看着“墨香”，就像回到了故乡：就像听到那天籁之音。我也仿佛走在家乡的漫上地(野外)，乘着月明地儿(月亮)，赶忙回家喝汤(吃晚饭)。土了吧唧的家乡话，又触到我的神经，因家乡话惹的那一段段可笑而有时可惜的往事又呈现在我的面前。

我出生在鲁西南一个极其普通的村庄上一个极其普通的家庭。偏僻的小庄，闭塞的环境，艰苦的生活，练就了我极其标准的家乡话。后来外出求学，下定决心学习普通话，怎奈流毒太深，一说出来就惹人发笑，尤其那难倒大学教授的“不会家”。

那是我上大一时的事。当时教我现代汉语的是一位学识渊博、严谨认真的老教授，最讨厌上课迟到。可我就偏偏那次因拉肚子迟到了那么一小会儿，被老教授盯住。我刚胆战心惊地坐到位上，正忐忑着，没料到老师提问我，脑子一下懵了，问题都没听清楚。无奈我怯怯地答道：“不会家。”“什么？”老教授一脸困惑地看着我。“不会家。”我低着头轻轻地又回答一遍。“你说什么？”老教授茫然地问我。我以为他耳背，就提高声音又说了一遍。老教授很诧异：“什么不回家，我问你问题，你都是回家不回家干嘛？”老教授生气了，全班同学也都伸长脖子看着我，像观赏一件刚出土的文物。“我真不会家，老师。”望着依然不放过的老教授，我委屈地辩解。老教授生气地要下

讲台，幸亏听课的有位菏泽老乡，忙站起来给老教授解释说我们家乡不会回答的问题就说不会家。老教授笑了：“我以为他要么回家呢。”

好长时间，直到“小小虫”(麻雀)事件出现，“不会家”一直都是我们宿舍的笑话。

大三时一个周末的晚上，生物系的一位学哥来串门：他是一位生物爱好者，有关生物的书籍，尤其是物种的图片，模样，自称都看过，扬言“你们问吧，没有我不知道的生物”！看他气盛，我说不一定吧。他说：“不信你就考考我，真金不怕火炼！要是我输了，愿意请你们全宿舍的客。”舍友们高兴了，怂恿我迎战。

“小小虫，见过吗？知道吗？”我试着说。“小小虫，小小虫，小小虫……”他抓耳挠腮，不时用手敲打自己的脑袋。见他回答不出来，全宿舍更带劲了：快点，快点回答，不然要请客了！见此，他以为我在忽悠他，就极不放心地说：“要是你菏泽的独有动物就不算数呵！”“不是菏泽独有，你百分之百见过！”“见过？”他想扳回败局，让再给他五分钟时间思考。我大度地说：“给你十分钟。”可是十分钟后，他仍然没回答出来，就又不甘失败地乱猜，但始终不对，最后他不得不承认不知道，央求我告诉他答案。宿舍的同学嚷嚷着要请客后才说，他极不情愿地买了盒红将军。当他把烟散完，知道小小虫就是麻雀时，气得一蹦老高，说他忽悠他。喜得全

宿舍一连几天像是过年似的。

单调、平淡的大学生活，因有我的家乡话做佐料，确实给班级、宿舍平添了不少乐趣。至今，同学通话还会时不时地提起每夜(从前)、夜门(昨天)、将将(刚才)等菏泽话，但走出校门家乡话就不仅仅是笑料了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最想当的是孩子王，最想做的就是登上讲台。为实现梦想，我就去一中学应聘，一切都十分顺利；试讲后，当我信心百倍准备在三尺讲台大展宏图的时候，领导委婉地说等通知。事后我才知道缘由，语言不规范，就是“随当”(曹县西北方言，立刻、马上意思)、白吼声(别说话的意思)这两个词，让我要淘的第一桶金搁浅。

走上工作岗位后，我也曾因不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而自卑过。在全社会提倡普通话，普及普通话的大环境下，我夹杂曹普话的所谓普通话，有点不伦不类，不合时宜，但因为我从从事的是文字工作，无伤大体，撇与预留也只是饭后的谈资，一笑而已。

“鸿的，滴点了，雾里星着，当院(院子)有啥吗？拿屋里，别淋了。”正写此文，电话响起，一听是老母亲的声音，心里暖烘烘的。老母亲老土的家乡话，燃起我回家的欲望，撩起我浓浓的乡愁。月是故乡明，话是家乡亲。

天明，回家，我要去再次沐浴我久违的天籁之音，我那地道的家乡话。



菏泽便民总汇

及时信息，品牌推荐

广告热线  
15253007919

**UMMIT 萨米特陶瓷**  
地址：菏泽市黄河路旭辉金都小区门口（原仪表厂）  
电话：0530-5113766

**能强陶瓷**  
GRIFINE GRIFINE CERAMICS  
地址：长江路1115号华平小区西邻 电话：0530-5962333

**KLF 客来福** 衣柜·移门  
地址：亿丰时代广场A5-215-222 电话：0530-5224498

**大自然地板 Nature**  
地址：长江路中段华平小区东 电话：0530-5171333

**欧王漆** 健康墙面漆 木器漆  
地址：菏泽市黄河路旭辉金都小区门口（原仪表厂）  
电话：5056600 18816017970

**AOSMAN 澳斯曼卫浴**  
品不凡·质非凡  
地址：长江路1115号华平小区西邻 电话：0530-5962333

**环氧地坪漆**  
电话：18765307099 5338099  
地址：菏泽市牡丹区恒盛大市场D5-32号

**阳光门业**  
高端木门 实木100%  
展厅：黄河路与太原路交叉口北50米东侧 电话：5613333

**盼盼木门 PANPANWOOD DOORS**  
特惠活动进行中……  
地址：长江路华平小区南门德乾玖号西临电话：5611711

**金意陶·瓷砖**  
地址：华英路牡丹大酒店北佳合花园楼下  
电话：0530-5858333

**Diamond 钻石瓷砖**  
地址：长城路曹州牡丹园南门50米（牡丹新城售楼处北邻）  
电话：18005401500 15315661777

广告热线：15253007919